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一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禮部三

貢院

貢院在城東南隅元禮部舊基也永樂乙未改為貢院制甚偪隘嘉靖中議改創西北隙地又有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卒未果至萬歷二年始命工部重建因故趾拓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為崇

墉施棘儆道前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
俊中曰天下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
次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為明逺樓四隅各有樓相望
以為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
瓦甓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為至公堂堂七楹其東
為監試廳又東為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為對讀謄
録二所又後為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書吏
工匠居之其後為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

三楹同考官居之

元大都會試仁宗始于皇慶四年二月當日詔曰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

初試論賦後以經學為主至於充賦之說始于漢漢辟公孫弘以充賦

李世弼金登科記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于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

道道也者通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于事業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校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稽舉于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于唐增于宋迄于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

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凉庭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府州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内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内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爲次葢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析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兩京貞元二年遷都

于燕自後止試于析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内出題明昌三年改令五經子史内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畧也經義之初詔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析津令易書禮春秋專治一經内出題葢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三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試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

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析津放第于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後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為定例

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為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三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法也

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告鄉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賛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閑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于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擒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

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籍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明初以六經取士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以次而降至洪武十七年始定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

八月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初制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明制主試官初時不拘現任家居洪武中取元逸老沈夢麟滕克恭典試事竣不願授官放還又如正統丙戌進士陶希文以親老耳病告歸至天順

乙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皇甫録明紀略曰楊少師以服闋主浙江鄉試王陽明為刑部主事病痊北上為山東聘主鄉試至於各省典試分遣京官始于萬歷乙酉非舊制也

明制會試或侍詔或典籍或編修紀善不論官甚有兩京主試官尊於會試者宣德癸丑始令少保黄淮與少詹事王直主之淮又久致仕以謝恩至京至弘治庚戌命大學士徐溥己未命大學士李

東陽然未用貳相者自天啟壬戌始有何宗彥朱
國祚後皆因之
會試主考舊用翰林出身者如丁丑張至發以刑
部侍郎入閣庚辰薛國觀蔡國用皆以外官入閣
者至同考十二人内編修曾元寵胡守恒劉正宗
梁兆陽李景濂薛所蘊皆由知推選授
初會試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
皆得為之至景泰中禮部尚書胡濙言翰林院及

春坊以文藝爲職業宜專其事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宜兼取以充教官不得充請著爲令自是教官無得分考會試者矣

永樂十六年始定宮坊官主兩京試舊制各省及順天主考不賜宴獨南畿二主考辭朝賜宴于闕東松林相傳云洪武舊制也

舉子所作之文曰墨卷主司改竄刻録曰程文陸游與王樵秀才書曰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

往遭塗抹訾詆令人氣湧如山則知前無墨卷之說槩曰程文耳

萬歷乙酉有創為程文不得全用己作須存舉子本質潤色之後乙丑會試二主司憚于自作遂欲三塲俱用墨卷丁卯鄉試因之頗取譏姍

禮部侍郎夏言當嘉靖壬戌會試條陳科場事宜內一欵應試之士于風簷寸晷之中欲實録其文可為程式者蓋絕無間有所以試録文字多出主

司之手而兩京會試皆館閣儒臣所為足為海内矜式近令録士子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試録文理紕繆體裁龎雜今次會試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録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

天順間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言朝廷每三年開科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舉人作文亦少純實典雅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鏤程文乃太簡略而不

純實且春秋為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
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搭題實則射
覆遂使素抱實學者一時認題與考官相左即被
斥出乞敕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明文是
遵有不悛者罪之英宗善其言命禮部議行
嘉靖時御史聞人銓言今時文體詭異已極乞申
飭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責督學憲臣次責塲
屋考校等官世宗報曰自後遇鄉試禮部必磨勘

試録與各生公據有仍前離經畔道詭辭邪説者則治監臨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為民

鄉試解額洪武三年定省直名數應天八十人山東山西陜西北平浙江福建湖廣江西皆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處或不及者不拘額數洪武十七年三月令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洪熙元年定取士額南京國子監并南直隷共八十名北國子監并北直隷共五十名江西五

十名浙江福建各四十五名湖廣廣東各四十名河南四川各三十五名陜西山西各三十名廣西二十名雲南交趾各十名貴州願仕者就試湖廣宣德二年令貴州就試雲南宣德四年令雲南鄉試增五名宣德七年令順天取八十名正統二年令聞科不拘額數正統五年復定取士額順天府仍八十名應天府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各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

山東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六年順天鄉試增二十名景泰元年開科不拘額數景泰四年復定取士額南北直隷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成化三年雲南復增十名成化十年雲南復增五名弘治七年雲貴解額共增五名嘉靖十六年令雲貴分科試士雲南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嘉靖十

九年湖廣鄉試增五名嘉靖二十五年貴州鄉試增五名隆慶五年兩京各增十五名以恩貢集大學者衆也萬歴元年雲南增五名萬歴二十二年順天增二十名亦以選貢集太學也萬歴四十二年槩增天下解額天啟元年順天增二十名應天增十名以登極及恩貢集太學也其餘各省增三名是年山西中宗生二名江西一名河南一名陜西一名山東中四氏學二名遼生一名皆不在額

內

會試額數洪永多至四百七十餘人少則三十人宣宗定省直試額百南士十六北士十四正統七年加為一百五十人景泰五年三百五十人弘治十五年加至四百人嘉靖隆慶以首科皆四百人萬歷二年張文忠居正題定三百人至後如萬歷癸丑崇禎辛未皆四百人

兩畿中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原為雜流而設

如成化元年章元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八十七名四年謝宗德以内江吏人中第四十二名十年王鏞以犧牲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浙江舍人中第十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麟以武學生中第十五名齊貴以營繕所匠中第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醫生中第八十

五名十四年陳沂以醫生中第四十八名劉鏞以
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弼以錦衣衛舍
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虞以驍騎右衛總旗
中第八十九名崇禎壬午順天鄉試奉旨中武生
五人及揭榜乃以冒籍滋議致累主考吳江姚現
聞先生希孟蓋忌者借以攻姚也
洪武辛亥高麗國人入試者三金濤三甲第五其
國之延安人也授山東郈縣丞歸為其國相景泰

五年甲戌進士黎庸交趾清威人阮勤多翌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天順四年庚辰阮文英慈山人何廣扶寧人成化五年己丑王京嘉靖二年癸未陳儒俱交趾人儒仕至右都御史

曹鼐寧晉人以貢士為學官上書願得一劇職自效改泰和典史以解糧至京與試中宣德癸丑科第二廷試復第一先是洪武榜眼吳言信乃抄鈔局副使也正統壬戌進士鄭温乃松陵驛驛丞也

明初應天解元黄文忠以作全場題五經二十三篇領解天啟甲子崇禎甲戌福建顏茂猷獨作五經得雋而甲子鄉場則外簾止謄其四書三篇易經四篇以入房考祁彪佳取之既放榜始知為五經也甲戌會試則知貢舉林釬上疏題明上許俱謄于是五經房同考俱有批語文震孟以易經收之及殿試僅在二甲第二而禮部刻會試録上特命題名于會元李青之前亦異典也

洪武辛亥狀元授員外郎及第出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縣丞會元亦授縣丞金濤係高麗人在三甲第五名後歸國爲相

永樂丙戌賜林環等及第取副榜舉人廷試之擢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除學官乙未始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考官梁潛拆卷得第一名曰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故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旣又以秸字難識定洪英第一第五王翺者鹽山人也上

喜得畿輔士以布衣名見賜酒食既廷試復擢陳循第一賜宴於後軍都督府

成化丁未尹直主考試録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為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中數云

科場變異

科場變異洪武丁丑言者謂考官劉三吾所取南

士多北士少有私遂罷陳妳等五十一名俱不刻
登科録而改試中韓克忠等六十人永樂己丑以
考試官侍講鄒緝等出孟子尚書題誤覆取下第
舉人熊概金庠等十餘人弘治乙未言者論學士
程敏政鬻題遂預行場中程不得閲文舉人唐寅
徐經俱黜嘉靖甲辰言者論徇私不公進士瞿汝
孝瞿汝儉彭謙焦清等並考試官江汝壁等俱逮
問萬厯丙辰會元沈同和以懷挾事露并第六人

趙鳴陽送法司治罪荷校禮部門一月謫戍會試錄遂除名無元是科武狀元亦以僨卷被黜己未會元莊際昌殿試卷有誤字人譏其膠𨤲不辨遂以進士回籍

洪武辛亥有進士永樂癸未無進士天順癸未亦然永樂初即位天順南省火皆以明年甲申會試永樂己丑北征又明年殿試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南廵明年嘉靖自興邸入即位故有辛巳進

士又明年癸未遂有進士

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謂會試期太祖定于二月

盖謂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為先故

定于二月取春之中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

在三月其利有五一在覲吏後從舟可省僱費二

便于雲貴士子三減衣裘防閑甚易四謄録無呵

凍之苦五歸家無閘河運舟之阻

會試原無搜檢官嘉靖己未御史建言欲厲其禁

尚書吳山持不可曰彼已歌鹿鳴而來矣隆慶二年復有言者始設昔舒元輿于唐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較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隷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作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

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屑為陛下用也今貢珠玉金貝有司承以棐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此書激昂有士氣

嘉靖中給事中胡叔廉鄭大同建言科場事宜謂監試御史不過防範于外故内簾之獘無從糾察而散卷等官始得以徇私公送令内簾亦設監察一員

遼東原附山東科舉嘉靖十三年因過海風濤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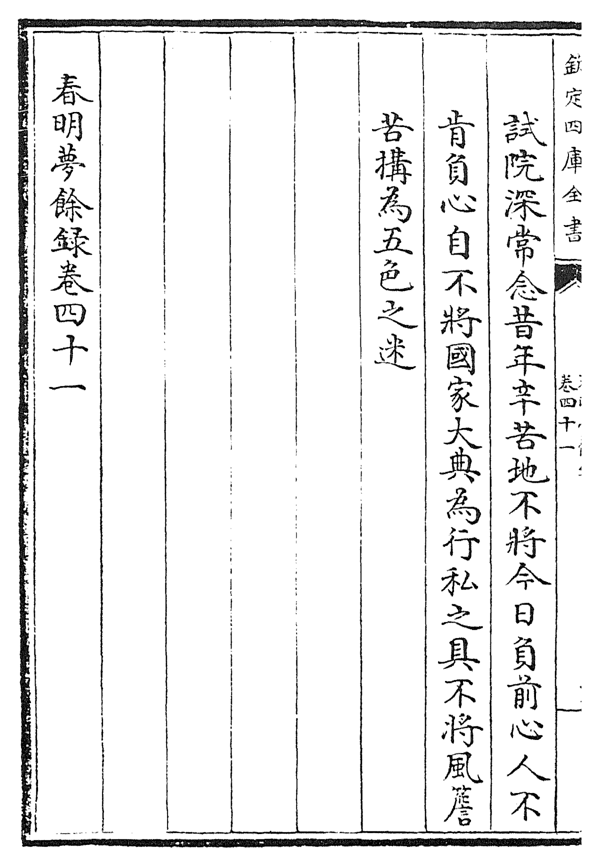
附順天萬歷三十七年增額五人其寄户中試者不許圖便遷徙違者治罪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始建糊名法又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其後策題寖多舉人甚以為苦慶歷初賈文元奏罷之明制殿試在三月初三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殿試于十五日

又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閣臣劉吉等言時日迫促閱卷未精再展一日第四日放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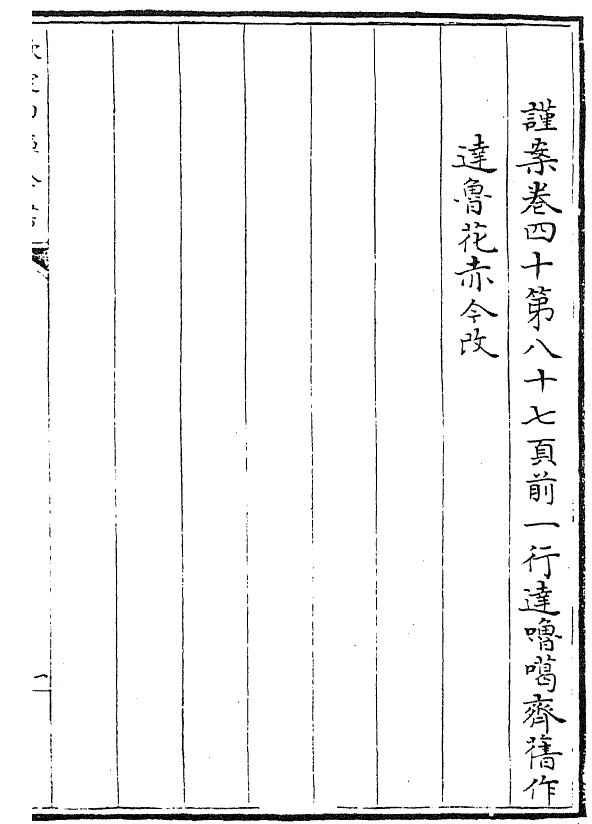
國家至公至重之典無如設科取士先朝大臣罔敢干之者干之自翟鑾始翟二子登第被叅上曰鑾既為輔臣二子雖有軾轍之才亦不宜並進于是二子並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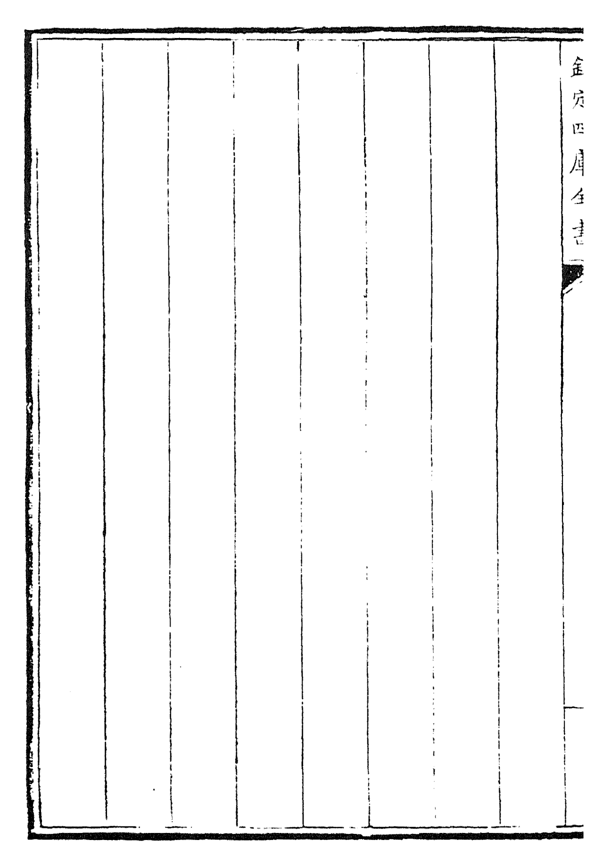
唐人知貢舉詩有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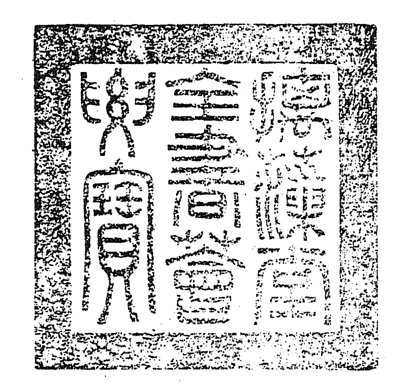


試院深常念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人不肯負心自不將國家大典為行私之具不將風簷苦搆為五色之迷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一


謹案卷四十第八十七頁前一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徐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繆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九十三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二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兵部一

兵部在闕東宗人府後西向設尚書侍郎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若鎮戍廐牧傳郵輿皂之政令其屬初曰司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後改司馬為武選駕部為車駕庫部為武庫職方仍舊名俱稱清吏司

武選掌武官選陞襲替功賞之事以世官流官定武職

以襲替優給厚武功以首功四戰功二等辨武功以減
革通革嚴冒濫凡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凡推
陞勲臣若武舉薦舉會舉以二人請凡將材三歲武舉
六歲會舉歲薦舉皆籍而用之以考選比試達才而程
力以効功課將帥以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誥
勑徵初績以褒卹勵死戰以優養恩故絶以引類登選
簿以殺降失陷避敵激變肅軍機以典刑敗倫行刼退
陣斷世禄以寄禄馭恩倖以覆訊糾捕緝以誥勑辨冒

偽正土官夷官

車駕掌輿輦車乘守衛廐牧郵傳之事凡大朝賀大禮儀陳鹵簿大駕常朝設陛辨其物數而序次之凡侍衛殿陛全直常朝番直凡守衛親軍衛晝前後左右四行而日夜巡警之皆有園伍定其多寡第其番之上下慈宮中宮之鹵簿東宮儀仗侍衛屬焉凡馬政受牧官籍而程其登耗闌逸之數以營牧節芻秣以印俵防欺冒以色齒覈抵謾以糧馬征南夷以茶馬通西番以市馬

縻北部以足軍實令京營邊鎮毋乏馬凡傳郵曰驛曰遞運所在京師曰會同館皆以符驗關券行之以黃馬快船致貢獻而練水軍

職方掌地圖軍政城隍鎮戍簡練征討之事凡諸邊腹疆界地里遠近險易三歲一報官軍車騎之數亦如之而辨其阨塞守禦之令凡軍制内外相維自五府司衛所以達夷官各統其官軍及部落聽征調守衛朝貢保塞之職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凡城隍以時浚築閱

視凡鎮戍以時飭屯防扼險要凡將校程其勤逸稽其什伍存逸騎械精頓之數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金鼓麾旗之號凡將材籍武舉會舉歲薦之士而簡用之凡有征討請命將出師移所司以懸賞罰調兵食紀功過軍有功按御史紀核移武選陞賞以堡塞障邊徼以烽堠傳聲息以清勾驗補收垛問發冒濫除豁核册籍以存恤優初役以壯快簡鄉民以關津詰奸盜

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之事凡戎器守衛邊

鎮有征行准諸司移工部請給火䍦請內府凡使人出
邊關必驗勘合凡制勑調兵必比勘合勘合皆出內府
凡尺籍衛所上缺伍圖册府縣上軍戶文册下諸省司
按勾衛所即去府縣近不得輙相移凡清軍以限捕紀
録開伍結除停勾嚴稽其冒濫而寛其恩復凡武學教
武職功官及子弟未嗣官者籍其功能歲終檢奏六年
一會舉應文武舉者聽怠不率教者罰黜有差凡皂隷
直衙柴薪二等辨官品而多寡其數並僱役

兵制

兵制之善莫過於周周禮所載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

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族師以時屬民
而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
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
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
其治令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掌邦野造縣鄙形
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
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以歲時稽
其人民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以疆予任之有發

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人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此先王因農而定賦因賦以制軍不出比閭族黨鄰里酇鄙州鄉縣遂之民而伍兩卒旅之軍師畜焉使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靜足相保動足相死之道也

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

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王降而霸齊桓用管仲倣先王之制作内政以寄軍令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則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伍為里里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連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鄉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合之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國子將五鄉焉高子將五鄉焉而軍

令以行故高國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蓋寓政於令猶之乎寓軍於農得自然之勢焉

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葢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葢三輔

在内而近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而無心腹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覬倖非常之望以之衛宫城則無肘腋之變亦如師氏帥四隷守王門王宫朝在野外則守内列殆謂是歟至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擊南越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置七校尉後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為八校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禄勲增

羽林期門之兵此南北相制之意頗亦稱善然其間漸多更張矣蓋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自武帝用兵習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始此自是始有養兵之費而兵制壞矣

唐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别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

隷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史稱其居處教養畜財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自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輙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權所以防微杜漸絶禍亂之

萌此唐初所以盛由兵寓於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説李林甫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卒啟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修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原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

宋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觀神宗斯言宋初兵制未嘗不善然其所以至於冗費不可支者豈盡由於契丹元昊之邊患哉觀條經緯云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離為六七者謂之兵

而不知兵者也給漕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防河者皆兵也典誰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吁宋朝兵制亦可以鑒矣稽古兵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宋矣能鑒宋而法周者其明初之制乎當洪武初重兵屯京師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又移各衛

以就田真所謂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誠千古之善法也其後將不在五府而用流官兵不在屯丁而行召募舊制蕩然矣嗚呼俛仰今古寓兵於農則治稅民養兵則亂自周而後如出一轍有國者能無鑒哉

明制設都督府五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宣慰招慰安撫長官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

七各統其軍及部落聽廵捕軍器漕運京操守備征調朝貢保塞之政令大都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八為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户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聯比以成軍國大師則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務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印於朝將歸第軍回衛所聽調而武官不得輙下符行軍其軍師簡練三營軍曰五軍營曰神樞營司旗纛曰神機營習火器神樞馬隊

神機步隊五軍兼之而統以文武大臣十二衛番上宿衛皇城四門領銅符分信地以為守衛而嚴上直折伍頂替之律錦衣衛主禁庭鹵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尉力士蓋周之虎賁也諸軍皆正卒而府軍獨僉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官皆世獨錦衣不世以使能大都京師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過此括諸

省之兵不當此也

明初之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著籍從征者諸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因留戍者也歸附者勝國及諸僭僞者所部兵舉部歸義者也後乃謫發諸罪隷為兵而制衛所兵所在有閑曠田分軍立屯堡令且守約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有警則朝發夕至視古屯營法為近屯法每軍約受田三十六畝歲收子粒十有八石入月糧歲十

有二石閏加一石餘六石上倉餘丁所受納以差次降其番上宿衛給由役其口糧於倉內給支其牛具農器總於屯曹細糧子粒登於戶部其時邊腹之間屯田碁列將歸於衛士安於伍實不費民間一錢也

騰驤四衛舊稱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為奸欺不可詰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宮府一體請攷選論覈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許之而內臣

言四衞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如彰義門破敵如東市勦曹賊皆四衞功以直內故號召易集也倘外隸卒有急難召非便承勛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大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國家軍政有統豈當隶之內臣云易驅集哉詔如議行
兵部議民壯疏云伏覩我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衞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令州縣百姓供

給糧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供軍專為防奸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衛所之外復有民兵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患警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益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即當罷革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於給事中孫孺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擬通行天下照里編僉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而本部因襲憚改終不

能救今御史楊瑛目擊其弊反覆論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人議於陜西點義勇數萬以禦元昊司馬光力阻其議以爲於民有世世之害於事無分毫之益其說尤爲明鑑楊瑛所言切於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臣等不敢忽處合無本部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𥼶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不許再行勾擾其正統十四年以後弘治七年以前原

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陜西等處原設備禦各邊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腹裏設有衛所去處照例將守城軍餘及輪操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於州縣衙門合用兵快亦依楊琠所擬不必編僉惟令查訪驍勇精壯平素慣習捕盜之人不拘名數收充應捕快手名目除免本身差徭外再免本户二丁幇貼衣食本户無丁許免別户人丁幇貼俱聽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盜賊不許官司私役

擾害中間應有獎勵優恤等項事宜本部議擬未
盡者悉聽巡撫巡按三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
本部原擬惟在入得實用事無紛擾盡除煩苛與
民休息
初制飭武之道惟重世官養材之方惟練應襲故
令官舍隨營操備無所謂武舉也天順八年始開
武舉然所取甚少初止取二名七名至十五名三
十餘名及嘉靖間此途漸重於是世冑徒為虛器

而功臣之澤斬矣

兵備一官設於弘治間馬文升為本兵慮武職不修故增一臬員以敕之時閣臣劉健力以為不可行後奏設九江兵備都給事夏祚復疏論不可然馬持之甚堅遂通行增設後將驕兵惰目無督撫何有於兵道亦徒設矣

兵部所以將將者也先朝慎重其選無事之時宜揀大臣知兵者列於本兵以備總督巡撫之用而

四司不宜輕畀必於內外博選沈毅通敏之士多
儲司中令人習練兵事或用之重地兵巡或即用
為本部侍郎精其選久其任必有為國家辦大事
者出乎其間矣昔杜牧序武子書曰兵者刑也刑
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
自何代分為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
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
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此誠知

本之論也

九邊

明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關聯屬山西諸鎮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

城一堡者曰守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又有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名其官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曰副總兵曰參將曰遊擊將軍舊制俱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等官内推舉充任

遼鎮

遼鎮古幽營二州舜分冀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即今廣寧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遼陽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

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元季時為平章劉益髙家努分據洪武初奉表来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於開元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内附之人原額兵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隆慶增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員名萬歷除逃故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崇禎時主兵如萬歷之數而新募及援旅無定數

薊鎮

薊州以三屯營居中為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黄花鎮四百五十里明太祖於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緜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為外邊命魏國公徐達於内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為内邊永樂初因烏梁海三衛部落内附乃徙大寧都司於保定置營屯等衛於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後止守内邊

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諸江環遶為天設之險原額兵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隆慶增十萬七千八百一十三員名萬歴九萬九千二百四十六員名崇禎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八員名

宣府

宣府漢上谷地明初常忠武克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凉亭沈阿賽峰黄厓四驛接

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鎮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後棄大寧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號稱易守原額兵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隆慶增一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員名萬歷七萬九千三百員名崇禎八萬一百二十八員名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魯城川原平衍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況平魯城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河套中住牧之裔纔出套便涉其境故稱重地原額兵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隆慶增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萬歷八萬三千八百員名崇禎七萬六千五百二十六員名

山西

明初惟置大同鎮所以屏蔽山西嘉隆以後豐州三受降城既入板升東勝河套又歸濟農故偏頭寧武雁門三關稱重鎮焉原額兵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七員名隆慶增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一員名萬歷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崇禎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三員名

榆林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

百里故外警時聞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内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然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實為衝要原額兵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隆慶增八萬一百九十六員名萬厯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員名崇禎四萬五千一百四十員名

寧夏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

東西二百餘里明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於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於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内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隷賀蘭山後外患時聞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一帶又河套侵犯必由之路原額兵三萬七百八十一員名隆慶增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員名萬歷三萬七千八百三十七員名崇

禎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七員名

甘肅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額布勒衛拉特二部自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州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全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其餘遠番止令通貢上達元人之

後為亦不剌所據哈密諸番衛本中國屏藩為吐魯番所破原額兵莊浪一萬八千五十六員名西寧衛八千五百員名涼州衛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鎮番衛四千九員名永昌衛八百三十二員名甘州衛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山丹衛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肅州衛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崇禎全鎮兵四萬五百四十八員名

固原鎮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河套未盛但以陜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衝要十五年兵部議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户部尚書秦紘以副都御史駐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衞以固靖甘蘭四衞隷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陜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額兵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隆慶增七萬一千九百一十八員名萬歴五萬五千

二百員名崇禎五萬九千八百三十員名

河套

余按西北之邊自大同偏關以及寧固無處不苦河套增戍糜餉國家物力大耗于此矣按明太祖命李文忠西略豐州遂即勝州城東勝以統套内一十二縣故正統以前猶守之正統以後都督王順遮築榆林城于上郡僅足蔽延安綏德而已套内之朔方河西盡捐以畀濟農父子兼嚴嵩計殺

曾銑夏言後遂無敢議復套者李傑備邊疏云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為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揺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其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勝不亦難乎為今之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彼心腹亦須乘其空虛遣兵搜刮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于一時

終獲安寧于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兹地久曠懸隔内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至陷没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安南

安南本古南交地秦象郡漢交阯九真日南三郡治𡉫𨻶吳改九德武平新昌宋改宋平從龍編梁安南鎮南都護五代之亂推丁部為帥宋封其子

璉交阯郡王後黎桓李公緼陳日照相繼篡立又五世為黎季犛所篡永樂四年遣總兵張輔沐晟平之輔上交阯地圖建交阯布政司領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六年交阯復叛英國張輔復平交阯十三年四月輔以征夷將軍鎮守交阯十五年召還輔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十六年黎利叛宣德二年黎利復叛遣兵討之利懼奉表乞立陳氏後朝廷許之因罷郡縣使當時仍

命英國世守之如沐英之例則交阯可長爲中國

有也已而利簒陳自立嘉靖六年其叅督莫登庸

乘黎之亂弑黎𢈢自立僭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

子方瀛嗣改元大正且侵内地十八年遣兵討之

登庸表降請罪願歸侵地于是朝廷赦登庸罪署

子方瀛安南都統使遂罷兵然其專擅自若遂使

二十二府州士民復淪于異域

江防

新江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葢自永
樂遷都後迨今未之有改事有專制所轄畿輔諸
郡上自九江下抵蘇松通泰凡地方緩急寇盜鹽
徒隸之葢以留都根本重地江淮東南財賦所出
誠重倚之故先設廵江都御史繼以提督操江兼
領之嘉靖壬子癸丑間倭犯海上凡蘇松淮揚皆
為寇穴操江臣南北奔走為疲勢難周遍于是朝
議加應天鳳陽兩撫臣提督軍務與操江臣畫地

而守圌山以下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屬江北撫臣操江臣專督瓜鎮以上江又用言者調福浙兵增募江靖兩縣者民凡七千有奇增軍餉五萬餘金後十餘年乃盡遣客兵歸之故鄉僅留江靖者民兵八百分守圌山三江會口遊兵儀真四營餉亦如其數損之此則沿革之大致也

海防

總制胡宗憲曰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

于海猶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論也國初沿海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上諸島皆有烽墩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舡近港自浙東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灘淺闊無山嶼避風之處前月把總周易等所領戰船被賊燒燬僅遺十餘隻近又報為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窩集反可泊船

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廻又非泊船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来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為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船駐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于風汛時月相𠫭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入使不得越各島則彼毒無

施釁孽不作而外地安堵

海上入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艅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温州或出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艅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

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
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
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越
天津大抵倭船之来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
不常難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
五月風自南来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自東
北来者過十日風自西北来變非所利故防海者
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

緬酋

天啓六年正月雲南廵撫閔洪學報緬酋阿瓦攻車里疏看得阿瓦車里之釁起于萬歷四十四年阿瓦欲得車里之女召烏囚而車里子以賡者以生兵端方其被兵曾未一字告急不獨不請救于天朝亦且未求援于隣壤瓦兵一至棄寨而奔致泥首受縛蠢車里在嘉靖間兵敗于緬而以小車里應漢載在滇志所從来遠矣夫緬當車里在國

初並六尉之一而我所稱覊縻之酋也輒因挾女細故敢于擅兵憑凌似不容不興問罪之師但緬提古巢穴去滇八千里而車里亦在三千里徼外非若麓川之切近永勝者昔年麓川之役用兵二十萬用餉千萬兵連十年則今日之事以彼例此難易更未易言此不能不煩廟議熟商然竟置度外付之不問則緬之勢日熾一日滇之患日逼一日將來亦有不可知者請誦言之在洪武初天兵

所指四裔不遠萬里遣使通貢相率賔服各假名號以示覊縻自宣撫以及安撫長官廵檢小者不可勝數其大者為三宣六慰今三宣無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緬甸宣慰司即緬也其一車里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養一曰老撾爾時地醜力齊各自雄長或互相仇殺時勝時負時滅時起仗犬牙以相制也即嘉靖初緬甸為孟養所滅其酋莽犯歲舉族皆死惟莽瑞體

兄弟數人走免入洞吾因篡洞吾借其兵力復仇日漸强大四面吞併拓地九萬里遂成尾大不掉之勢以嘉靖末年滅八百以萬歷八年擄孟養酋思令以十八年逐思遠遂滅孟養以萬歷十年擄木邦酋罕拔以三十三年擄罕榼遂滅木邦以嘉靖間破老撾之境掌撾已失東偏惟西偏僅存未服屬緬然亦久不通中國是昔分之而六者今合之而一而緬安得不大也六慰既盡勢將及于三

宣又如孟良孟定耿馬蠻莫猛卯猛緬猛猛威遠鎮康孟璉諸夷環處我疆徼之外為我藩籬尚不下以數十緬兵一臨無不從風而靡非其向化不堅實其勢力不敵也為今之計即未能輕開緬釁亟宜聯絡諸夷諸夷分之則渙而弱合之則聚而强我未聯之則威刦于緬心揺揺如懸旌我能聯之則諸夷喜于有所歸附莫不協心併力以拒緬昔緬滅木邦而不能有也以思禮食其地滅蠻莫

而亦不能有也以思線食其地所用仍天朝原頒印信緬滅之而不有之非心不欲鞭不及也今緬據車里之酋未遽能有其地必將更置其酋長立所愛者去之而車里之人未心帖也諸夷之勢旣聯則車里之釁亦有可乘或不難相機而取事也臣等已屬僉事郭慶年專經理其事以本官曾備兵金騰深得夷心頗諳緬中情形合以全副精神收拾諸蠻而一面以文告諭緬責其退兵還地隨

宜處置俟機宜另疏外謹先據實具聞

雲南

明制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曰雲南府凡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翅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徙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其生夷地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裏曰爨居

黑水之表曰僰爨屬郡縣僰屬羈縻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僰人三之爨人七之各府州縣土官至多官巡檢典史主簿皆世襲加銜至知縣知州指揮權在有司居平衣食租税卒有疆埸之事則發魚書令帥其部曲以從然皆夷種編氓也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二百人其地南控交阯北接吐蕃西擁諸甸東以曲靖為門戶與蜀黔錯壤麗江瓿角松番烏蠻與霑益如犬牙

然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蠻自相雄長明太祖惡其數叛賜之刀曩斧罕四姓令惟斧姓無存其他相仍未替至土流並設之法自漢世已然天寶後守長不法恣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觀張喬斬奸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

以重賦戮尸張虔陀以淫虐被殺鮮于仲通褊急而喪師杜元穎髙傲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

貴州

貴州開省在永樂十一年田氏就擒以思南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屬不過三四長官司每長官司人民不過一二百户官多民少其地山峭地瘦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壤地聯絡衝胸

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橫交譊搆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朝廷遣將征討多藉土司之力土司貪財好殺但分疆界不顧婚姻惟敬官府利賞賜巵酒寸𦈢驅之即往我利其自相戕賊可以破散陰黨彼從命屠戮時似不識人既事畢解媾結好如故而水西為最

閩省海賊

給事中何楷疏臣家居海濵頗悉近事自袁進李忠初發難而後寇禍相繼者二十餘年惟進與忠及芝龍三人就撫進忠用之于遼東竟没没無聞焉芝龍建功海上漸躋副将矣諸賊不謂其以功得官但知其起家亡命而今日富貴烜赫如斯也競欲以芝龍為榜樣謬謂非做賊必無以博官則皆撫之一字為之囮耳請著為令自今以後但遇海賊發専以剿滅為主敢有言招撫者殺死無赦

如是而從賊者無更生之望庶乎有所畏而自止也猶未也二十年以前之賊未有如今日之多也初亦謂渠魁斯得則清晏可期耳而政不其然進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又有芝龍芝龍之後有李芝奇芝奇之後有鍾斌而斌之後又有劉香也驅逐未幾旋復哨聚如焚燹火乍赤乍白即使今日劉香就斃遂以為可狃乎臣未敢保一年無事矣若小賊不剪則大賊不止當其為小賊剪

之則易當其為大賊而殲之則難請嚴勅三省沿海副將遊守把等官乗今賊勢衰時常出海廵哨有發必擒毋俾遺種如一年之内守把獲賊不以數十計副叅遊獲賊不以過百計即以不稱職罷斥如是庶小賊不致滋蔓而為大賊于以肅清海甸庶有幾乎雖然墟賊窟要焉賊窟為何臺灣是也臺灣在彭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髙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

至其處不過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後見內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夷築城其中與奸民私相互市夷盜合為一夥屹然成大聚落矣若此地不墟則海上之禍終無時而已墟之術非可干戈從事惟嚴關出接濟之禁巡哨捕獲者功如擒賊之例即以其貨物充賞夷人無所得利賊徒無所搶掠倘出而肆犯則以武臨之勢必將棄此地而去賊窟既墟然後海氛可靖也

崇禎十三年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彦疏嘗觀海内地勢自江南以北沃野千里不溝不洫因嘆閩省海壖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礫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縁是走海如鶩長子孫于唐市指窟穴于臺灣橫海鴟張如先年周三李魁奇鍾斌等其最毒者也崇禎五年劇賊劉香復徑逼五虎門掠閩安鎮幾揺省會計自漳之福澥至省不知歷幾寨幾遊而中左居漳泉兩府之間為全

省之門户縣来為賊所從入之逕扼抗宜嚴令幸數載小康而流氛未殲到處震驚且山箐嘯聚者亦復時撲時起吸浪之鯨伺隙易動綢繆之策不可不講請以歴来祖制約略言之國初有衛所軍無别兵有指揮千百户無别將無論戍陵皆軍即烽火小埕南日浯嶼銅山五水寨之舟師無非軍也而統于各衛之指揮謂之衛總至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總兵戚繼光題復舊制每寨設福哨

烏槳等號船四十餘隻于五寨中分三哨屯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近緊要港澳則分哨以防内侵又于道里適均海洋定為兩寨會哨之地北抵浙之金盤南抵廣之柘林聯絡呼應戈船相望萬歴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委分守張𢊍思都司鄧鍾躬閲信地復請添設崳山海壇湄州浯銅元鍾礵山臺山彭湖諸遊于一寨之中以一遊翼之錯綜迭出雖支洋窮澳無不搜焉自昇平日

久而額軍額船頓失舊制指揮千百户等官足不踰城市會哨之法遂杳然矣至因而選民兵募客兵編鄉兵又聯漁兵業與軍而五矣昔之為軍者一而可以殺賊今之為兵者五而籍愈虛賊愈熾談海事者所以長嘆息也按舊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核之籍民兵而簡練之鼓鄉兵而勿以官兵擾之復徵沿海四十二澳漁兵之曉事者厚其犒餉偵賊所在照各邊例以為海上耳目而頓

制之皆今日不俟再計而决者也至廵司之與衛所並建當日江夏侯周徳興念環海疎節濶目乃于中所隙處設四十五寨城射手百名以資邏警弘治十四年按臣陸偁始裁三分之一而寨兵益寥寥矣夫以四十五司四千五百之射手棊布于寨與遊之間懸軍插羽聲勢俱猛今寨既鞠為茂草廵司官無專職延挨年日三二弓兵勾攝他事以為生涯餼廩之意已無存矣為今之計莫若以

本寨原餉仍募土民以充射手之數専令教師肄習弓矢之外不許妄行勾攝恣為侵漁卒然遇警賊少則率此以應賊多則糾合各寨將所轄一方之水陸等兵共堵擊焉撫按廵臨則令其與衛所軍兵嚴行較藝以為廵司之勸懲如此則官無虛設兵皆實用無地無殺賊之人矣戚繼光之平倭也鷄鳴蓐食殲厥無遺故至今倭猶惕息其餘威以犯華不利為戒今賊且生生不已矣猶可留撫

之一字以為海上之傳燈乎自賊飽而陽以撫愚我我將飽而陰以撫酬賊于是旗鼓雖設壁壘雖嚴而賊之去来動静未有不先通于將者兵乘賊至則引下風以避之賊去則尾其後以送之抽矢扣輪以發虗聲遮襲商艇以當捕擊海波尚得有晏時乎惟曉然示以渠魁法在必殲以斷行間之觀望則將無利于賊金粟馬羊之羶去而後陷陣死綏之志堅矣

給事中傅元初論開洋禁疏臣竊見中國之財天産地毛悉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返兼今軍需孔棘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户此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剖晰時勢有宜變通有閉之乃釀隱禍而開之足杜姦萌者則如閩中洋禁曾奉明旨然臣閩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詳其槩則又有未始不可採行者臣請得按論之萬歷年間開洋市于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

二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刼掠蕪以紅毛番時來倡奪船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絶開洋之税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海濵民衆生理無路蕪以飢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濵海濵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近雖鄭芝龍就撫之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静而歷稽往事自汪直作

亂以至于今海上故不能一日無盜特有甚不甚耳海濵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脱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機之夷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淡水之地與奸民闌出者市皆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絶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

皆臣鄉之大可憂者即當事者諱海上事亦未能詳悉以生利彌害之計告于我皇上臣知而不言誼所不敢出也葢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柬埔諸國道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

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疋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若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佛郎機之夷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技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入貢之夷恭謹信順與北邉諸部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名加留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曩雖經撫臣大創初未嘗我怨一心通市

據在臺灣自明禁絶之而利乃盡歸于姦民矣夫利歸于姦民而使公家歳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姦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因以為奇貨掩耳盜鈴利權在下將来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税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税一開除軍器硫磺焰硝違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絲客江南陶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可復萬歴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

云可至五六萬而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解部助

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資以為生計不至飢寒困

窮聚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為

奸利而接濟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

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之

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

澳不許竄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

查而該道為之考覈歲報其餉于撫臣有出二萬

餘之外者具册報部以憑支用臣鄉弁鄭芝龍屢
立奇功既受延世之賞仍責以海上捕盜賊詰奸
細使人與船無恙計年量加陞賞其麾下士卒向
聞係芝龍散金以養之故所向有功今其麾下之
餉或可就此酌給無責令久出財力為公家幹事
之理是又一利也竊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實置在
泉州載在舊制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為海舶祈
風之詩此亦前事之可據者廣東香山澳亦見有

稅額閩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洋禁果否盡閉開洋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漳泉士民著為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浙省海寇

御史林棟隆疏惟國家財賦浙直幾半寰宇京邊轉輸仰給東南乃今之東南固非昔之東南比征刻急旱潦頻仍伍愁脫巾民思嗔目然而外患不

作則内變既易調停劫殺罔聞則荒政不難料理
兹者閩省劉香老以百船萬衆乘風突犯沿海一
帶殘燬甚慘向来海寇不過劫掠過商今突入内
地而昌國石蒲二城且居然水陸夾攻總哨被殺
戰船為灰海邊無復有居民所幸北風大作虜搶
以去而温州復受辛螫幷將束手荼毒有不忍言
者矣夫臣鄉寧波固兩浙之門户而蘇松與浙又
信宿可通臣今奉旨按吳脣齒之邦隱憂均切則

為今防禦要着莫要勦夷矣寧波衛所軍除挽運
外悉充撩守後因水兵出洋則撤撩守軍以貼駕
東征告急又撤貼駕之粮以助遼從此軍無養贍
法不得復為差役任彼他營而沿海所各弁包賣
名粮聞賊鋒壓境而城守無人臣以為宜督流軍
海防官嚴查各軍歸伍撩守不時訓練夫有兵以
外禦有軍以内守此切近之着也浙之金盤松海
石蒲昌國舟山等處舟所入者無慮有數十處賊

禦之滇海為力稍易一任其闌入則勢不可支矣宜于要害山土高築銃臺置巨砲瞭有賊舟點準冲擊以上擊下而從空凌發賊自難防或即以貼駕之軍投以解遼之餉使之防守或可無登岸攻擾之憂矣嚴禁通番接濟庸人能言無奈奸徒有造舟集貨每多漏網而奸胥又陽為之主捕官多居以為奇納其貨而縱其人間亦有之至于斥鹵窮民以海為生定海關榷税原有定額近乃薪米

魚蝦纖悉屬征加三加五視為故常縱大猾而病商民無論猾者闌出無忌而小民生計日蹙無可控訴相率從賊此理甚明然則禁奸恤民安可不加之意也往者汪直徐海輩憑借海寇普陀叢林為之招自嘉靖平寇以來業已火其廬徙像于招寶當時以為得策邇年梵宫禪室霞起雲連遠邇男婦扶挈頂禮積米如山聚金若谷故近日大盜公然入寺燒香僧衆鳴鐘路接恬不為怪而僧寺

又各立門戶競鼎牙訟官府以為愚夫愚婦立赤幟召寇兵而賁盜粮莫此為甚勢或不能盡燬則定海之招寶山原有觀音寺刹宜徼福者就此進香如嘉靖年間故事不許徑達普陀止許本寺山上僧數十人焚修其中一應淨室悉行驅遣布施錢粮宜為借守量給寺僧餘充官餉相地以為銃臺逢信而嚴城守該地方叅將留意稽察豈迂計哉祖宗朝寸板不許下海今未能也沙船者自蘇

松出劉家河或繇通州海門直抵定海茫茫白波無處盤詰有貨則客或戰或守而勝勢我可嘗操矣

唐順之海上事宜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隳廢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于過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自海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

而巢之今宜查出國初水寨所在一一脩復及查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伍空缺有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缺額之故而補足之其運粮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事撥借衛所者可悉還之原衛所自為守衛所之兵常足則他兵亦可不用國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埋没過半而圖冊

故在宜按圖照册儘數查出辦納屯粮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是古来居民置鄉之處今可開墾為屯田設所以戍守一以據險一以因粮國初浙江福建廣東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省者專為日本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省者則因西洋番𧰟集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省既不通貢又不通舶而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

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
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
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浯嶼南嶼諸島公然擅番
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
利權之在也宜備查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
孔使奸人得乘其便

流賊

闖賊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堡人鄉中號為闖

踏戶因負本鄉艾同知應甲之債逼勒為寇其家有族衆數十口于己巳年投入苗眉左掛一時並起者則有八大王張獻忠曹操羅汝才等發難秦中後闖竄入西川窮去苗地戊寅赤身逃回奔往楚山時獻曹等九股俱在房竹山中闖求附獻曹獻忠不許且欲加以鞭扑又在竹谿欲謀殺闖闖乃遁去庚辰獻曹奔蜀大兵西追闖又招集亡命百餘人潛渡入豫計取雒陽獻曹破襄陽尋亦向

豫與闖合股辛巳六月闖獻勢不相容曹亦與獻
不合于是獻忠仍奔鄖西闖曹從東南而下嗣後
秦保之兵一敗于襄陽再敗于火燒店而闖之聲
勢始大維時督臣丁啓睿分勦獻忠追至淅陽獻
大敗僅帶百餘人折回東走求附革左革左忌不
與合獻忠懼因詐死潛匿深山以避勦廹督臣星
馳援豫而賊勢已自燎原矣幸汴城一守郾城一
戰賊衆折傷過半方欲窮遁適秦兵又敗于襄城

賊得資其甲馬火炮乘勢復破歸德圍汴梁不意我師水波敗績汴城水淹而斬黄之冦為禁兵殺敗又復来與闖合時為賊目者則有革里眼賀一龍老狪狪馬守應爭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胡闖蔺養成諸賊俱願為闖偏将惟老狪狪則各居一部然一切軍事亦聽令于闖狪革勢雖畏闖情實厚曹闖甚忌焉闖所親信者河南寶豐舉人牛金星及其破襄陽下荆州闖令狪賊守夷陵州以

犯豐常革賊走德安以窺黄麻革在黄陂阻水不能前行止收得左鎮殘兵八百而回及其歸也革先見曹闖益恨之癸未三月初七日設酒以邀曹革曹疑而不來革酒後為闖所縛初八日五鼓即統兵薄曹營曹賊無備亦被闖所殺其下頭目俱分與各偽將䧟賊授偽永輔營英武將軍與以四十八兩金印䧟嫵少不受乃自長宜渡江截得川船客銀十三萬闖索之止與三萬四千兩闖怒及

狗在澧聞曹革之變闖屢調帶兵回襄狗畏而不來獻賊遂乘機取武昌黄州闖移書與獻欲其附已獻亦畀辭以答求其彼此照應時楚豫被流毒城多不守賊渡漢長驅至荆見所在並無一兵乃撥人城守先守荆襄再守承德漸及汝南其守兵以豫人之差弱者充之多不能對壘而我從未有以一兵進一步以圖恢復者賊設偽官于荆州不過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四等黨與尚少至癸未

元旦欽天監博士楊承裕山東招逺人投闖自薦通曉天文地理賊甚信之吏為設六政府建侍郎郎中從事等官逼挾陷營之紳衿分任其事一切示諭批發俱出承裕之手授承裕為偽禮政府侍郎其各府州縣又增設府同理刑州判縣佐等官俱質其父母妻子使之受事始僭稱偽號改偽元甲申正月攻潼關秦督孫傳庭敗績二月初八日太原陷巡撫蔡懋德死之二十二日寧武陷總兵

周遇吉戰死三月初一日大同逆鎮迎降巡撫衛景瑗不屈死道臣朱家仕與妻投井死十一日至宣府監視内臣杜勳總兵王承印開門降賊巡撫朱之馮死之十二日至昌平監視内臣申之秀率衆開門降杜勳隨之至京十六日守城内監曹化淳王德化等縱勳而上飲于樓十八日外城陷十九日門開賊入

兵部王瓊云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

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桃源華林諸處頑民
恃險為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
死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
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都御史俞諫同
巡撫都御史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持兩端久而
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兵及遼東邊兵往征始克
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
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

乗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絶此盜賊初起易滅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許乗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賊盜遂得止息

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律禁兵權素得所託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葉廷秀弭盜議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在昔黄巢不過一鹽徒張角不過一妖僧耳方其伏莽鼠息擒之一隸卒之能而此輩厚結軍民上下蒙蔽不難畜虎養癰迨其號召羽翼嗔目語難以至調軍遣帥靡費金錢糜爛黎赤儼然為

中原一勁敵卒難剪滅則初縱者之過也而已不可問矣夫當盜賊蜂起之日而議保甲互結猶驚蛇打草議僉富為兵猶撥本治標即議編鄉民為兵驟行之則兒戲畫虎而安得緩急之恃哉請言治盜之弊則莫若以縱盜之實而行撫盜之名盜未獲而兵先驕兵先貪而盜且餌逗留悖怯將與卒同心擄掠妄殺兵與盜同害此皆撫盜之說誤之也先臣劉誠意曰教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

說乎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貪夫悍客攘臂效尤曰不幸落䰟猶以亡命邀利祿盜何畏而不長哉故曰教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宋臣歐陽修言于其君曰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遂上禦盜四事中選捕盜之官與明賞罰之法誠為今日切務惟在聖明嚴敕撫鎮一意勦滅懸賞在前軍法在後勿以隣國為壑而暫報蕩平勿以觀望為智而徼倖解散務期渠魁盡剪

而後稍寬脅從風聲震迅一方斂靖即四方之戒
數世之創可矣抑盜賊生發必有其故則察吏不
可不嚴也州縣守令果賢而子弟視民催科不擾
且屬民而讀法抑五申而三令何至青天白日忍
見赤子之弄兵潢池也然渤海朝歌古今難之但
察吏之官動色告誡遇縱盜殃民者不時白簡如
包孝肅言一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須捕捉淨盡
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並乞重行朝典是亦防川

于未潰防火于未燃之急着也

崇禎二年兵科馬思理疏略云川陝曹濮靈宿間無處不報流賊其刼殺屠掠之慘不減于外裔今漫漫又經歲月矣語云星星不滅將成燎原昔山東鼠竊狗偷竟移泰祚可為殷鑒夫民窮為盜兵逃亦為盜尚未及滿百耳不及時勦除遂蟻聚以千萬計矣夫盜至滿萬豈易為敵哉臣愚以為勦盜在勦于初起我皇上誠急勅兵部查盜起地方

酌量立限或三月或五月能如限剿除者即優不次之擢其有再違經年者定置之法彼知死于法毋寧死于賊有不為皇上捕賊安民臣不信也

崇禎十一年少詹黄道周疏近日諸臣治流賊者大意在撫凡撫賊之法須令斬捕自贖得渠魁者與一裨將得小酋者與一隊主使行間自效或先其一股使探諸股要領所在因而肢解之還收其衆統以元戎使就屯牧以實塞下不宜泛泛以收

為名以留為實倘復無策令擇散地一入鄖陽山中終為腹心之疾

内禍

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諫内操疏臣愚不識忌諱指斥輔臣荷蒙聖恩僅從薄譴感激鴻私誼難終默憶臣先年為臣父營塋地頗讀塋書有云木華于春粟芽于室又云銅山東頹靈鐘西應此喻骨肉一氣之互相感也臣心未甚謂然于今始信當

先帝時魏忠賢用事營建慶陵苟圖就緒旋致寶
項海墁滲漏閃裂皇上赫然震怒論誅内外經手
諸臣爰乃再用役書重興畚鍤聞者懔然皆以震
動元宫為慮曾幾何時而今春遂有皇陵破燬之
變此感彼應理非偶然因思孔子塋母于防遇雨
復修泫然出涕豈非以體魄所藏神靈攸寓貴在
安静不利動揺者乎從來災異變怪史不絶書未
聞震驚頻在陵寢以皇上憂勤思治仁孝動天惠

迪召祥豈宜有此昔漢世遼東高園便殿火董仲
舒以為應在貴臣孝宣帝杜陵園東闕災劉向以
為應在内臣臣不能遠探精祲未敢牽文比附獨
于先後諸臣所共指陳其不便而似與今日之災
變大相關切者則無如内操一事猶記天啓四年
臣應貢入京于廷試日忽聞霹靂之聲旋繞不止
一時同輩驚仆欲絶初共訝為不雨而雷已乃知
是内操砲響草茅忠愛咸私謂至尊在上方將鐘

鼓怡神鞋纊養耳且左有太廟右有社稷豈堪終歲連朝受此驚撼徒以分居微賤莫敢訟言然當時抗章自不乏人如憲臣楊漣儒臣蔡毅中科臣劉懋等非不援引利害有脊有倫無如忠賢廣樹爪牙窺竊神器意實有為而莫之聽也在易有之離為火為甲冑為戈兵春秋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焚自内庭美兵之後果未幾而王恭廠災矣未幾而朝天宫又災矣兵能召火比其明徵今日之

事意者亦天心仁愛九廟有靈姑藉此以示當改絃易轍之意乎臣又聞古軍禮之制也出國則前刃入國則後刃恐之也是以律文不許向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磚石亦猶防微之道也臣繙閱會典於内操事例從無開載第聞萬歷十二年為聖母謁陵扈駕計始選兵三千操演内庭維時言者紛紛至十三年二月内蒙神宗皇帝聖諭内操原有祖制向緣扈從南北郊及皇陵恭祀以嚴内

外之分但演教稍知進退而已而言官不知妄引非倫亦是職分之責姑都且不究今已停止欽此天下咸頌神祖從諫如轉圜而為萬世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神祖罷之忠賢復之沿習至今將成永制臣願皇上斥忠賢之謬以神祖為法責成京營四衛精嚴操練以壯皇靈盡撤內操用清禁地則不貲之費可省意外之虞可免策之上也如慮守衛單薄即將內操餼賞選募勇士以實四衛亦

其次也萬不獲已果謂内兵堪用或出之于四衛或屬之于京營一體訓練另隊操演駕出則從毋使戈矛挺于蕭墻火砲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詩云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皇上誠過聽臣言而賜採納焉于以安祖宗之靈逐元穹之眇消沴氣而享萬年端必由此矣

給事中吳麟徵請罷内臣監視疏臣于前月二十九日陪祀山陵回伏讀邸報分遣内臣兼理户兵工三

部及監視宣府大同山西之命三復流涕中夜興嗟
今何時乎闖門未靖流寇狂行主憂臣勞未獲一效
皇上之有斯命豈得已乎責之司農而不應責之司
馬而不應責之司空而不應國家隆禮重禄以養士
何為乎為人臣者靦顏在位無國士之報以致焦煩
聖明不得已而有斯命甚矣諸臣之過也豈獨三部
與邊鎮諸臣恥之凡百執事無不恥之夫内臣之禍
前史載之詳矣曩者逆璫之患皇上已目擊而正

誅之矣近事昭然寧忘大戒臣竊揣聖明之意哀
民生之日蹙憫四方之多艱待旦不昧而不得其
術則曰且使之姑試之云爾且以愧在廷諸臣之
不敬共乃職者云爾策中官之新氣振外臣之惰
衰始可以救時事之萬一云爾然輾轉思之各邊
瘡痍轉輸不給一旦内臣銜命而出奔走供億保
無重費歟六卿為皇上股肱閣臣為皇上干城以
下屬吏皆皇上親自拔擢分職宣理内臣出而與

之絜權比位退遜則失正名之誼抗爭則乏和衷之雅體統之間各以王命相臨保無水火歟雖然此猶其外者小者非臣所亟臣所亟者祖宗立法之心與皇上法祖之意也高皇帝正位二年即定內侍諸司職守勑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嚴立刑罰勒為永制且諄諄于戒未然防將來省小忠小信夫內臣皆臣子也高皇帝念之如此其深而别之如此其至豈以其職在宫

禁不必奉承德意乎誠恐内外之防不嚴冰霜之漸日見且無以堅諸司任事之思也肅皇帝首嚴百官通内侍之禁惟鎮守一事羣臣屢言未報後盡革之而人心大快度世祖之初意未嘗不謂内侍服勤左右其用意忠赬于厚任必不敢負迨熟審之而撤去恐晚莫若行所無事之為得也由太祖言之有未然之防由世祖言之有已然之戒皇上之心猶之二祖之心也未然已然之間獨無有

惕然大慮急圖舊典之率循者乎且國家官制大
小相維內外相察歷代建制推為莫及是以歷聖
相承臣工戮力或有不及之歎而無莫制之憂今
兵食重權天下所賴僅此幾事盡令內臣節制且
但聞內臣為監察之人而不聞監察內臣之人即
使幸而得當庶事必舉臣之所憂尤有大者往時
丑寅間之人心大可見矣夫人臣通聖賢一經束
脩砥礪明主再三選擇進而用之苟非大愚不肖

孰肯自甘菲薄惟在上鼓舞激勸以生其廉恥之心設此命一行而望風趨指巧者借以逃責卑者承以徼寵交結之門開而忠貞之路塞尤非皇上所以策厲臣下之淵思也臣一介書生謬邀知遇新進寡昧言語非職但念少習誦讀今始拜獻芻畏罪不發無以自容高厚伏願皇上酌列祖之訓採盈廷之言立止初命安輯羣情臣雖伏斧鑕亦所甘心矣

崇禎十七年兵部主事金鋐請撤宣雲監視疏痛
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南畿南風鶴未萌而官
民俱已奔潰即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踈于防
範復為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又不足為國家
之翰蔽今真定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風
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臣于初五日聞報方寸
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兹去矣葢逆賊欲犯京師
誠慮宣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

先取宣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為顧忌設謀誠狡為憂實深正在徬徨適有人自宣府来京就而問之深幸其大有可恃葢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即散財發粟鼓勵兵民無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户不下二百人分有信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亦不取給民資人

人願效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一來攻必可以老其師挫其鋭倘有勤王之師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略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内臣至彼未免以己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内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内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

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雲不守
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
宗社安危與共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内遣之
名亦非敢為躍冶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
大監視内臣即刻罷遣立勅兩鎮撫諸臣嘉其忠
義責以經略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
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
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因此

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事尚可為也

給事中孫承澤請撤城守監視疏迺日狡賊自蒲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没西路聲息不通葢十餘日矣京師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惶撫臣朱之馮方集衆登城死守監視内臣杜勲同總兵王承印出城迎賊之馮力不能止

退守一隅俄頃滿城皆賊之馮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為賊執恨而碎割之長安所傳皆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臨難不茍見危授命可必其然而杜勲奉命監視之人即為開門迎賊之人使手不握重兵總兵結為腹心即有叛志之馮自能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視之不可恃而深為害也不獨杜勲一人可虞矣伏乞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勲弟姪名下内官在京者駢誅之示儆亟

加之馮官爵録其後人以為效死者之勸現今京營捕營内臣亟宜撤回還其兵柄于總協大臣集各勲戚諸臣于城頭分布信地我皇上身自為將居中調度閣臣范景文憲臣李邦華老成歴練曉暢兵事而景文守通州守南都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諮其籌畫使京營將領劄營城外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飛促督臣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此振作自然人心

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内臣賊勢已逼立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百萬生靈幸甚疏上不報越二日上傳宣府監視内臣杜勳罵賊殉難忠烈可嘉贈司禮太監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堂上官仍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其把牌死事人員另查明議卹該衙門知道

兵部報綂賊疏臣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扎内

云王曹諸監視昨夜將賊杜勲等暗用繩繫上城不知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竪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累次至城闗欲覘城上守禦情形輙為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縋賊渠上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宄人心洶洶變起非常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儲邊才

李康惠承勛疏取邊任之才與内地異邊將之選

與文臣異副參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為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用用之必壞邊事大將惟責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參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為軍鋒必以勇力為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

任副叅以下從公開註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别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内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坐名保舉推用若大將内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廵按御史指實劾奏罷斥然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来臣僚之選皆重内輕外而于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在邊有聲望者不久多改内地欣然以爲陞秩或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

在邉而臣又以為邉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身歷陜西查得各邉倉糧被官攢通同姦徒虛出通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管糧兵備憲臣多考察才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為之者豈惟是哉甚則身為巡撫亦復效尤邉備奈之何其不大壞也

重將權

韓尚書邦奇曰古之任將者築壇推轂君命不受

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特不用耳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今將之在軍叱喝而如隷視者十餘輩奴顔婢氣一人欠謹而譏斥至矣漢唐以來遣將非一人上下幾千年考之載籍何曾遣一使至軍查勘哉我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每一交鋒即遣一使而使者又不曉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必去之以自尊崇安有才難之惜使為將者避罪之不暇安能自奮揚哉

當今禦邊之法較之前代為疎為不啚昔漢高帝
當匈奴强盛之時又以冒頓之梟雄是以備之者
甚詳雲中上谷北地朔方遼東西北平刑專舉辟
且久任但責以地方不失中小勝小負俱不計賞
罰亦不加是以邊臣得盡力盡謀今一總兵而不
與以賞罰之權監之以巡撫巡按守巡郎中一有
勝負則府通判衛經歷皆得監制之唐朝以一監
軍而軍功不成况監軍數輩者乎今之巡撫甚為

無謂既無調兵之權又無臨陣之責一切戰伐進
退俱不干預若何而受彼之賞受彼之罪哉今當
倣漢唐之制而行各邊巡撫皆去之其巡按不必
預邊事管糧官聽總兵官節制府州縣官俱聽總
兵節制如巡撫之體小小勝負不必行勘但令地
方無事耳國家之制止是來則備之去則守境而
不追所以監之巡撫察之巡按錢糧刑名皆不得
預舉辟潛移于巡撫止是防邊將之肆也在今時

則當變而通之况此各官之設起自近代亦非太
祖成祖之法也

外紀云古今得御邊將之法莫如宋太祖彼時一
巡檢使亦不輕易置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
朝必命坐賜宴洽欵語甚寵軍市租悉畀之令得
回易免所過征税他賜賚稱是事不中覆聽便宜
制軍此數者皆御將之要也而宋祖皆得之其中
最喫緊在事不從中覆唐末之取敗全在每事稟

承于上以中使傳宣密旨而後戰故功百無一就宋末亦如此明季以本兵覆邊事其掣肘更甚盖書生不知兵而又强執意見爭不必爭之權故邊事至不可為乃至以宰相行邊而中樞復欲可否之孫高陽所以曰臣待罪政地令居邊徼當以可否質之上而中樞反欲安坐而可否之臣不能任也

武舉

劉忠宣大夏疏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跅弛之才益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

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奬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來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材之例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説縱横者號為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益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

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令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用于覊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辱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之者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

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制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葢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

相干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超羣之士臣等切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

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
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
或係于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
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月請于次年四月開科
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為合式二較其
步射亦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
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
之以候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

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内智勇之士莫不伏劍而起各集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惴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朱鑑請設京衛武學疏臣稽諸典籍成周以射御賓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漢以兵法召募遂有用

武取士之名唐有軍謀宏遠能諳孫吳之科故初
舉而得裴端復再舉而得郭子儀此武舉得人之
驗也漢有博士之官宋有武學之設故程顥學問
淵源而召判武學陳瑩中學術醇正而擢為博士
此武學官制之備也臣伏見皇上嗣位以來屢勑
五軍都督府及在外各都司衛所有推舉武職之
條有比試軍職之例即成周漢唐武舉之科也今
公侯伯已設教官訓其子孫都指揮以下等官又

設訓導教誨即漢唐宋武學博士之制也至于各
都司衛所莫不有學實皇上深謀遠慮作養武職
之盛意然外而衛所雖蒙設學未見考試其成功
內而京師雖已訓教未蒙設立武學益學制之設
未備則教法之條不立武舉之科未啟則得人之
效未著況一應公文難以行移訓導未知隸何管
屬伏乞勅該部計議在京亦合開設武學頒降印
信立學規之典興武舉之科議官制定員名訪保

學問淵源者以總其綱學術醇正者以分其目自公侯伯都督以下等官應襲兒男及敦敏英俊幼官趂其年少不妨操備選送武學習讀歷代臣鑑等書講明武經孫吳等法每年一小比三年一大比如此有弓馬慣熟兵法精通智謀宏遠文武雙全者量加陞賞録名聽用一長可取者亦與録名再比二次三次不中者黜退別項差用非應襲兒男自願入學習舉業者聽其考試照例出身及照

令選年老不能記誦官員合無俱與幼官一處會同聽講用兵方畧并武經等書然後回齋習讀則講解歸一勸課有方亦無時過後學之患而大小武職皆得人矣仍行各處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學校一體訓教著令提督學校僉事并監察御史等官照依考試如式者具其名實奏聞以備取用其不中者亦如之如此則建武學教之于未用之初立武舉試之于將用之際殆見學制以

備教法以立武舉以設而公侯伯等官之子孫他日必無驕奢悞事之失將来俱得實才為國之用矣

左御史光斗請增畿南武學疏竊惟順天設有武學督以專官與文學等祖制良有深意即薊密與永平保定河間等處每歲中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惟眞順廣大四府則虛無人焉八郡之内偏枯若此殊不可

解豈近邊重武腹裏重文非上靳而不與則士薄而不為耳今時不為不岌关臣待罪學政儆會典及欽約申諭諸生習射兼使其子弟習之一時儒童彬彬家弧矢而人决拾除文理平通者收入庠序外其餘不勝收亦不忍棄且恐有終不能文者关臣之初心實欲合有用之文為有用之武而復棄有用之武轉趨無用之文殊甚惜之在北四府則有武生之名而無其實在南四府則有武生之

實而靳其名此士紳所以不平而鳴道府所以比例而請也近據景州棗强武邑衡水報稱擒禦妖賊多係生童已檄行分别奬賞外激發人心全在此舉合無比照順永保河事例每遇考試臣親試之儒童能中五矢以上准收試七矢以上者准給武生衣巾復其身即附入儒學内學不必另設官不必另添其能文者經送縣試武科年分即就此中起送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者黜之其永平河間

保定薊密等處武生容臣于巡行時嚴加甄别務
使文成其為文武成其為武庶幾名實各相副而
彼此競相勸行之二三年安知無岳武穆奮起于
諸生郭子儀崛興于武舉也哉

軍職貼黄

彭襄毅澤曰舊例京外衛所軍職帖黄文册每年
一造送部查考又軍職賢否在外聽撫按在京親
軍等衛聽科道并本部主事等官府屬衛所從本

府堂上官各訪實填註考語揭帖送部以憑斟酌推用夫錦衣衛官近侍之職尤須得人近楊王錢寧輩招權納賄蠹政害人蓋緣册籍莫稽優劣而去留不由廷議也今不嚴稽精簡弊必復滋乞命該衛將所屬審取各父祖從軍陞襲來歷開具帖黄文册如例造送仍行掌印官將各官賢否從公查註送部以備襲替推用有所查據唐樞云武官貼黄一節不可不慎法立正黄又立小黄藏之秘

府三年一清理得矣但查黄不虞歸黄致紊續黄苟率遂使原黄無憑老黄堆湧或以調改失祖黄或以虛應行揭黄或據堂稿遝簿准替廢對黄或乘奸賄為盜黄或欲捎誆報無黄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理所宜有霍兀崖清黄議似繁澁若從簡當須平時會查的確復設副簿題其綱要亦藏秘府稽核又舊説五櫃混貯不便檢閲當更之以厨增黄冗雜當疊粘有法庶一檢而得

軍官比試

梁端肅材疏查得洪武二十七年令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試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是我皇祖于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實寓考選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陞授而不才者可以汰減萬世不易之法也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

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
前者爲舊官子弟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
元年以後獲功出幼比試與舊官同永樂六年令
比試一次不中者發開平再試不中者發交阯三
試不中者烟瘴地面俱充軍別選子弟襲職永樂
十年復舊制再比不中仍令食半俸三試不中者
發充軍正統年間比試違限係無力者三年以上
住俸二年半二年以上住俸一年一年以上住俸

半年弘治六年令比試不中者悉照永樂十年例
施行十二年令武職自來不曾比試者子孫襲職
俱住俸三年欽此該兵部題奉欽依准令新官比
試而臣等公同再議別無異詞亦作養將材之盛
舉也

軍屯

葉春及疏國初置衛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
以軍計之約三百一十餘萬而是時口之登籍者

六千五十四萬則是二十人乃一人為兵也況乎
守城者三屯田者七二八一九四六中半之法因
地異焉不耕者少矣天下屯田八十九萬九千餘
頃官民田八百四十九萬餘以八十九萬九千餘
田分麗三百一十餘萬之軍人得二十九畝八百
四十九萬餘田六千五十四萬人羣聚而耕之比
之軍之所耕乃具半耳則是軍之力盡南畝而民
反不逮也三百一十萬餘之軍歲食糧三千七百

二十二萬餘石屯田二十畝除正糧納餘糧六石八十九萬九千餘頃通得餘糧二千七百萬石則是軍之食軍自給之邊儲之所運軍需之所徵供于民者無幾也軍多為農故雖額設數百萬而不見其冗食出于軍故雖歲費數千萬而不見其匱城者較藝於三操田者講武于隙月内外相維彼此互發兵戍奮倉廩實故雖師興數十萬而不見其難且有待于他用也至于今日軍之存者八十

四萬餘四之一爾糧之存者三百七十七萬餘七之一爾夫兵與食相為贏縮者也兵冗則食匱軍既少矣而糧不見其有餘食匱則兵冗糧既少矣而軍愈見其不足豈非脫籍者衆在籍者又坐食乎未墾者衆已墾者又糜於坐食乎三者相須縮則俱縮乎置八十餘萬坐食之人以蠹三百餘萬僅存之粟故今日之食誠病其寡兵雖不逮于昔亦秖見其為多也且以七一之糧而食四一之軍

必不能給是以漕粟鹽引悉取諸民一旦有急坐食之人園視而不能戰復驅民兵當之無事既浚膏血以奉軍之生有事又塗肝腦以代軍之死此法之所以益弊而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修國家之制復兵食之舊有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而何待其他益人四方無擇而田萬古不移或侵于蒿莱或奪于豪右可以往牒求也今誠未得軍以耕之明疆畔給

器具授之貧民責其六石之入而無月糧之費此與軍之所耕何損合一人之入以募一兵百萬之師可指頋得也屯田憲臣但督子粒不履田畒所謂舍其根而求其苗者矣至于清軍丁盡戶絶者固當結罷易名變籍者則當究原在伍籍行核補伍俟報雖萬里之遥亦一二年可返也柰何獨付之文墨間哉況乎官以清軍為名何所不問隠占縱放之弊老弱僱倩之姦侵削逃亡之罪實在空

缺之數行部所至可不稽乎胡專佊而遺此也軍伍既充然後守城者城屯田者屯豈患乎食之不給乃若有司抑配必遣壯丁既犯明刑不宜肆赦豪富之家寧沒其產以廣屯樹教練之法必如會典騎射弓弩鎗刀之試各有式程官不操練具問如律庶乎環列衛所皆投石超距之士一旦遇敵勇氣自倍亦何待驅不教之民以蹈必死之地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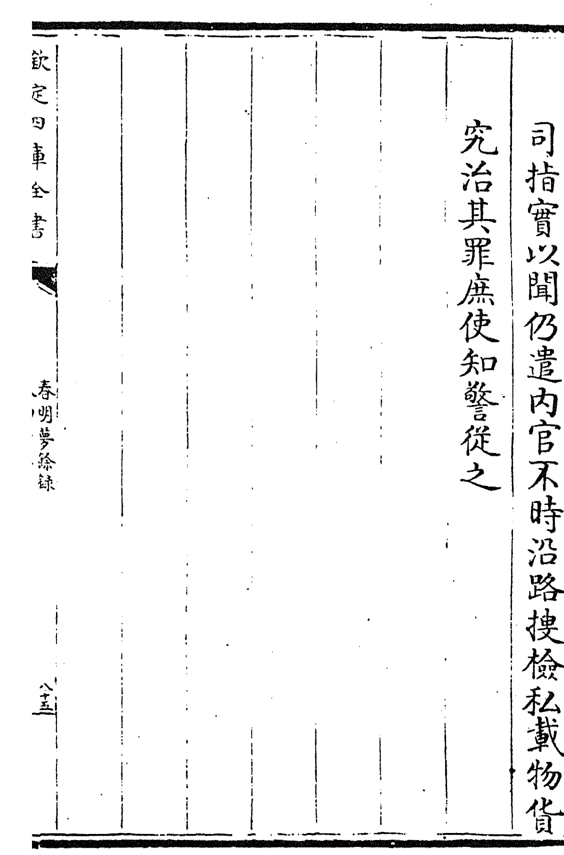
驛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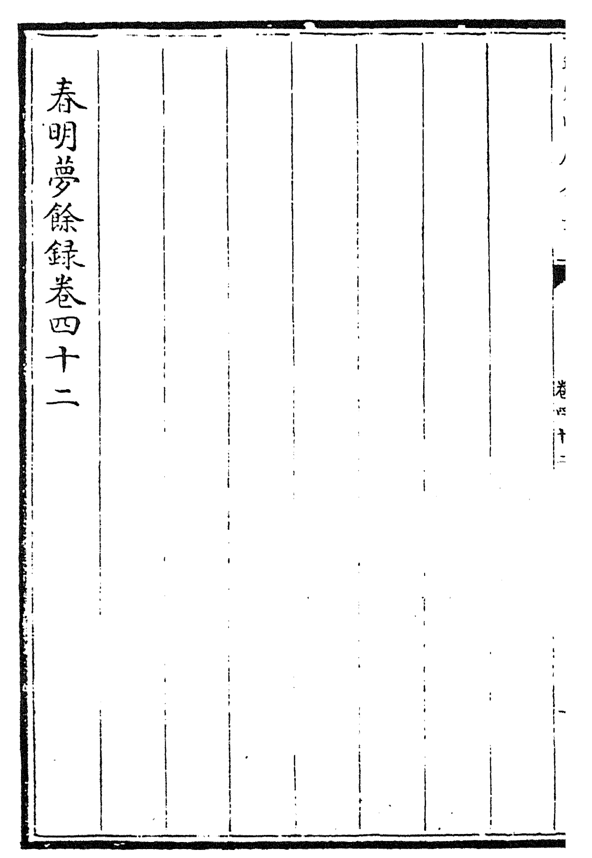
兵部尚書張本疏驛馬之設本以報軍機重務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今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册奏聞以憑稽考從之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衝要每遇運物官船經過例給夫丁而督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後者踵至本處丁夫不敷有司無計或執商販行旅補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資

無資至解衣以縱者有為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
者在船軍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私貨
多于官物沿途發賣率以為常乞勅所司禁約奏
下兵部兵部奏請自今運物船馬快船俱令掌船
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書本船軍夫數目姓名有
急運應增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給與印信帖子
大書所增貼于牌上以牌竪于船頭行過有司如
牌所增給之下水不給如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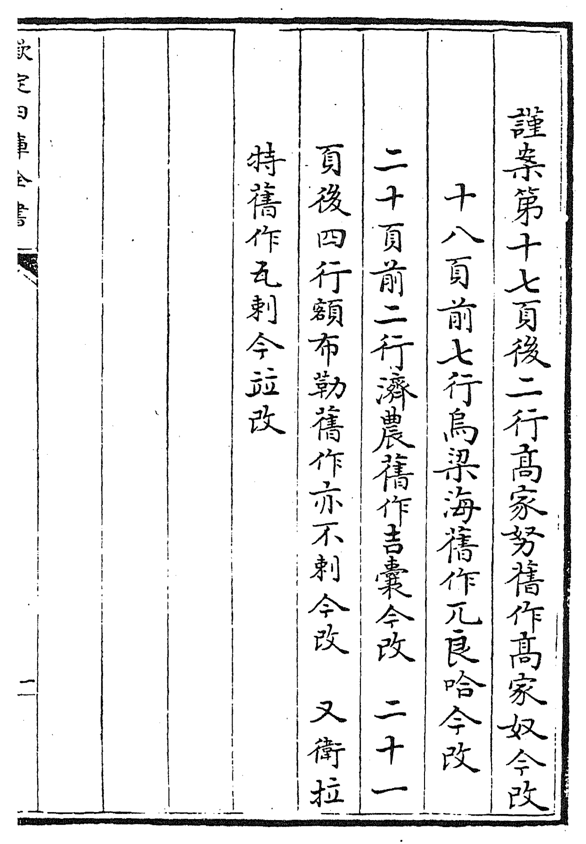
司措實以聞仍遣内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貨

究治其罪庶使知警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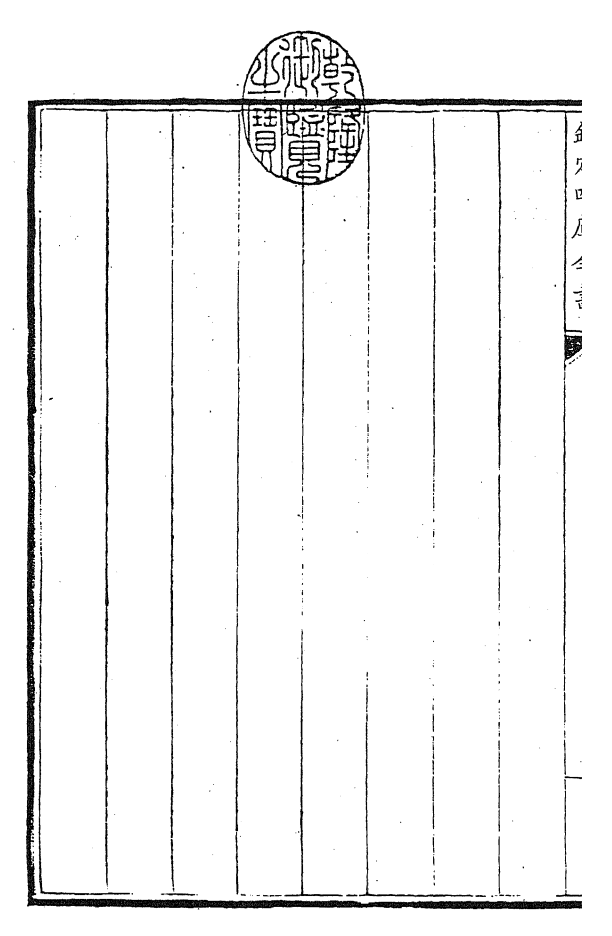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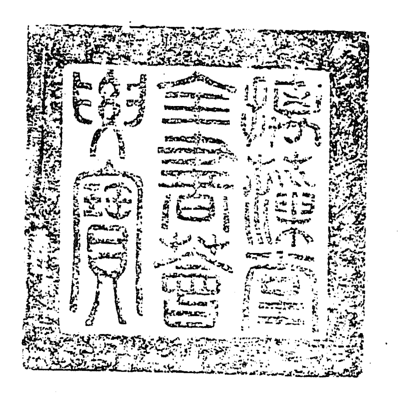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二



謹案第十七頁後二行高家努舊作高家奴今改
十八頁前七行烏梁海舊作兀良哈今改
二十頁前二行濟農舊作吉囊今改　二十一
頁後四行額布勒舊作亦不剌今改　又衛拉
特舊作瓦剌今竝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魏廷勲